

苏俄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worldclass literature collection

# 目 录

|                    |       |
|--------------------|-------|
| 第八卷 朱嘉 .....       | (367) |
|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  | (367) |
| 二 里亚加维 .....       | (377) |
| 三 金矿 .....         | (384) |
| 四 黑暗中 .....        | (395) |
| 五 突然的决定 .....      | (400) |
| 六 我来了! .....       | (415) |
| 七 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 ..... | (423) |
| 八 撒吃症 .....        | (441) |
| 第九卷 预审 .....       | (456) |
| 一 别尔霍津开始腾达 .....   | (456) |
| 二 案发了 .....        | (461) |
| 三 灵魂开始了磨难的历程 ..... | (466) |
| 四 第二次磨难 .....      | (473) |
| 五 第三次磨难 .....      | (479) |
| 六 米嘉被逼到了死角 .....   | (488) |
| 七 米嘉的秘密被嘘 .....    | (494) |
| 八 证人的话 娃子 .....    | (504) |
| 九 米嘉被抓 .....       | (511) |
| 第十卷 两个男孩 .....     | (515) |
| 一 郭立亚·克拉索特金 .....  | (515) |
| 二 小家伙 .....        | (518) |

|                      |                          |              |
|----------------------|--------------------------|--------------|
| 三                    | 预备学生 .....               | (523)        |
| 四                    | 茹企卡 .....                | (530)        |
| 五                    | 伊柳沙的病榻旁 .....            | (536)        |
| 六                    | 早熟 .....                 | (550)        |
| 七                    | 伊柳沙 .....                | (556)        |
| <b>第十一卷 伊万 .....</b> |                          | <b>(561)</b> |
| 一                    | 格露莘卡的家中 .....            | (561)        |
| 二                    | 病足 .....                 | (568)        |
| 三                    | 魔鬼 .....                 | (576)        |
| 四                    | 一个秘密和一首颂诗 .....          | (580)        |
| 五                    | 不是你! 不是你! .....          | (591)        |
| 六                    | 跟斯麦尔加科夫的第一次晤面 .....      | (598)        |
| 七                    | 第二次走访斯麦尔加科夫 .....        | (606)        |
| 八                    |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访斯麦尔加科夫 ..... | (613)        |
| 九                    | 恶魔。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梦魇 .....    | (627)        |
| 十                    | “这是他说过的” .....           | (645)        |
| <b>第十二卷 错案 .....</b> |                          | <b>(650)</b> |
| 一                    | 生死攸关的一天 .....            | (650)        |
| 二                    | 致命的证人 .....              | (656)        |
| 三                    | 医学鉴定和榛子一斤 .....          | (664)        |
| 四                    | 幸运之神朝米嘉微笑 .....          | (669)        |
| 五                    | 突如其来的灾难 .....            | (677)        |
| 六                    | 公诉人的演说。性格概述 .....        | (685)        |
| 七                    | 历史的回顾 .....              | (693)        |
| 八                    | 斯麦尔加科夫论 .....            | (697)        |
| 九                    | 公诉人演说的结尾 .....           | (706)        |
| 十                    | 辩护人的演说。一把双刃刀 .....       | (715)        |
| 十一                   | 钱本来就没有。盗案也没有发生 .....     | (718)        |
| 十二                   | 谋杀也是没有的事 .....           | (723)        |

|                       |       |
|-----------------------|-------|
| 十三 蛊惑者 .....          | (730) |
| 十四 乡下人不理会这一切 .....    | (736) |
| <b>尾声</b> .....       | (743) |
| 一 营救米嘉的计划 .....       | (743) |
| 二 一时成了真话的谎话 .....     | (748) |
| 三 伊柳沙的葬礼。巨石旁的演说 ..... | (754) |

## 第八卷 朱嘉

###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格露莘卡在开始自己新时光的时候，又亲自向阿辽沙的大哥表达了她的问候，同时要他永远记住他们之间一小时的温存。而此时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却完全不知道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所以正受着惶恐和惊慌的围绕。这两天里，他的头整天昏昏沉沉、精神恍惚，也难怪他后来说自己那时可能患上了脑膜炎。第一天上午阿辽沙完全没有看见他的影子，而在当天他二弟伊万约他在酒店见面的事也泡了汤。他所租住的房子的房东按他的意思，当然不会透露他的行踪。

这两天他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漫无目的地四处乱逛着，就如同他后来说的那样“是在跟自己的灵魂作斗争，以拯救落入深渊的命运”，甚至有一些日子他还为某件棘手的事出城一次，尽管他时时刻刻都不敢让格露莘卡逃出他所监视的范围。这一切一切的情况后来都被详细核对过并且还用文件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眼下笔者仅仅是想例举出他一生里这不寻常的两天中一些必须交待清楚的情况，因为接下来的可是他完全不曾预料到的一场灭顶之灾。

虽然格露莘卡和他有过一小时的浪漫情感，这一小时里她也是真心真意地付出，然而这同时也是曾残忍地折磨着他的心事。更为糟糕的是，他完全猜不透这女人到底要干什么，或是说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尽管他软硬兼施，但她却不吃这一套——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只是偶尔她会一气之下对德米特里漠然置之，那个时候他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当下之时他也十分有把握猜想格露莘卡自身在

经历着一场内心的矛盾争斗,手足无措的厉害,想要决定这样做又下不了决心,因此德米特里提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不无根据地认为,有时候格露莘卡一定把他恨到了骨子里头,恨他对她的那讨厌的令人恶心的情欲。事实或许真的如他所想,不过格露莘卡到底是不是真的为此烦恼,他就不得而知了。在他看来,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问题最终可能是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是那个米嘉,要么就是剩下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了。

不过在此需肯定的一个铁的事实就是:他十分有把握地认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定然会向格露莘卡提出(如果还没有提出的话)要和她正式结婚,取她为妻,他时时刻刻都不相信,这个老色鬼想通过三千卢布就能把她弄到手。正因为这样,他有时候觉得,真正让格露莘卡犹豫不决而苦恼的是由于她不知道该选择他们俩人中的谁,不知道哪一个让她觉得不吃亏而且上了算。

至于深深影响了格露莘卡一生的那名军官的即将到来,当然格露莘卡也是满怀激动且又有些惊恐的心情期盼着他的到来——说来也怪得很,那个时候米嘉对此想都不曾想过。尽管最近几天格露莘卡对此事绝口不提,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然而米嘉也正是从她那里知道了格露莘卡曾在一个月前收到了一封信,就是当年那个诱骗她失身的那个人寄来的,甚至还获悉了信的一部分内容。那是格露莘卡赌气时给他看的,不过令格露莘卡感到不解的是,他好像并不把那封信放在眼里。很难说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米嘉为了得到这个女人已跟自己的生身父亲斗得天昏地暗,身心疲惫,已无法让他觉得还有什么更可怕更危险的事了,至少当时他是想象不出来的。一个旧情人杳无音信长达五年之久却又突然冒了出来,米嘉对此根本不相信,尤其不相信那个人还会来找她,在那封所谓的“军官来信”中,米嘉看出有关这位半路杀出的新竞争对手要来这件事语气说得极不肯定。信里面说得含含糊糊且让人起鸡皮疙瘩。应当说明的是,格露莘卡并没有让米嘉看到信的全部内容,也就是信的最后几行,不过信中关于归期说得倒很肯定。此外米嘉事后又回忆起,他当时曾不经意间觉察到格露莘卡脸上出现一丝对这封西伯利亚飞鸿不屑一顾的表情,加之格露莘卡此后再也没有向米嘉说过她与旧情人之间再有何瓜葛。故而米嘉不久就把那名军官情敌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令米嘉担心的只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论事情会朝什么方向进展，他必须先解决他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冲突，这可是迫在眉睫的事。他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不知道格露莘卡会作何决定，不过他一直认为，这个决定会突如其来，可以说是心血来潮的结果。她会突然发神经似地对米嘉说：“将我带走吧，我永远属于你了”——随后又嘎然而止，一切就此结束。他会一把将格露莘卡紧紧抓住，立刻准备远走高飞。噢，是要将她带到最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即使不是天涯海角，也是在俄国的最偏远处，那儿谁也不能找到他们，他们就在那儿结婚，从此不管一切别的事情，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不论是此地的还是别地的，总之是一切一切的人，好像他们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那时，噢，将是他们美好新生活的开始！

对于这种世外桃源似的如他所想的新生活，米嘉无时无刻不在狂热地梦想着变成现实。他希望他的生活可以焕然一新，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这种又脏又臭如泥淖似的生活让他觉得腻透了，他像所有有过相似境遇的人那样，莫大地寄希望于能离开这个糟糕的地方，换一个环境，只要不再见到这个地方，还有此地的人，只要能远走他乡——他将开始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一切会从头开始！这便是他目前所希望得到的全部。

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问题必须要按一种该称之为幸运的方式加以解决。当然还可以用其它方式解决，但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那将是不能想象的一种局面。万一要是格露莘卡对他说：“你走吧，我觉得我爱的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我要跟他结婚，我们分手吧。”——那时……那时……其实米嘉也不知那时会怎么样，自始至终他都不会知道，在这一点上必须公正对待他。他并没有确切的想法，也没有图谋犯罪。他在痛苦地坚持、等待、窥视，只为等待对他命运而言是幸运的结局，他只对此做好了思想准备。他甚至不曾有其它任何别的想法。但与此同却又产生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烦恼，一个新问题摆在他眼前，尽管不是最重要的，却又逼得他不知所措，只能束手待毙。

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格露莘卡对他说：“我爱你，我愿意跟你走。”他将怎么办呢？他去哪儿又如何弄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大笔钱呢？这么多年来，来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赠款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且已挥霍的差不多了，当然格露莘卡有钱，但米嘉是个死要面子

的人，他要用自己的钱来养活格露莘卡，来开创他们的新生活，而不是靠她、靠女人的钱过活。所以他很难想象有一天自己会伸手向她要钱，这样做会让他觉得颜面扫地，永远抬不起头来。笔者此处不准备对此事实详加描述，也不想进一步加以分析，只想指出的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想的。这其间当然有原因，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他一想到自己竟然要用这种不高明甚至是卑鄙的手段去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钱弄到手，一想到这个，他的良心就会暗暗受谴责：“我已做了傻事，害了一个女人，可现在又要重蹈覆辙，去干对不起另一个女人的傻事。”后来他曾坦言当时他是这么想的：“若是格露莘卡知晓了我的卑劣行径，她还会爱我吗？还会跟我远走他乡吗？”

但不管怎样，钱的事情让他伤透了脑筋。他该去哪儿凑齐这笔钱呢？如果凑不到钱，那么希望的肥皂泡就要破灭，一切都将成为虚幻，“只是因为这笔钱而卡住了脖子，卡死了他们美好的新生活，哎，那又颜面何存呢？！”

笔者在此想预先点明一下：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清楚地知道这要命的钱何处有，或许还知道钱放在哪里。目前不想再细啰嗦，因为以后这一切都终将真相大白。不过我倒可以谈一下对他而言的主要的不幸，当然只能浮光掠影地点一下。为了将这笔放在某个地方的钱弄到手，并且是名正言顺地弄到它，他得首先归还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三千卢布——“不然的话自己不就成了一个可耻十足的小偷，十足的混帐，我可不想以混帐家伙的身份开始我的新生活”，米嘉这么说道。因而若是必要的话，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如数归还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那三千卢布，不仅一定要还给她，还必须立即做到，应当说他是最近才完成这项艰难但坚决的决定；也恰恰是在两天前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他和阿辽沙在路上见了面，当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被格露莘卡诋毁了，而米嘉知道了这件事后，觉得自己真是个混蛋，于是阿辽沙把自己的想法转告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这样或许多多少少会减轻对她的打击。”是夜，在别过阿辽沙后，他在莫名的激动下觉得：“即使去偷去抢也要归还欠她的钱”。“我宁可成为遭人唾弃的劫犯和盗贼，宁可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也不能让她认为我在欺骗她，偷了她的钱并且还要靠这笔钱同格露莘卡远走高飞，去开始我们的新生活！我可不干这个！”米嘉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地说道，怪不得他有时认为照此下去他非害脑膜炎不可。但

他并不甘心，仍然拼死一搏……

想来这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作这样的决定除了意气用事外，好像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像他这样的穷小子，上哪儿去折腾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呢？但是他一直觉得他肯定能弄到三千卢布，幻想着这钱会不请自来从天而降。这些人总是抱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不懂如何去挣钱，而只会成天大手大脚地挥霍浪费那些继承来的财产，他们和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自那天别过阿辽沙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花花绿绿的念头就在米嘉脑子里萦绕着，让他觉得心乱如麻。结果呢？他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怪诞可笑步骤。恐怕也只有像他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中才会把最不可思议，最荒唐绝伦的想法当作最有效的“救世良方”。

他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去找格露莘卡的靠山，商人萨姆索诺夫，向他道明自己的设想方案，想借此解决那笔要他命的款子。虽然他并不担心此方案的商业价值，但他还是为这样的—个事实忧虑：那个萨姆索诺夫若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只从商业角度考虑，那么会怎么看待他的离奇设想呢？尽管米嘉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根本就不认识他，而且也从未曾说过话。然而不知何故，米嘉自认为，如果格露莘卡想过的是一种安安稳稳清清白白的日子的话，这个行将入土的老家伙应当不会反对的。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会赞同，当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成其美事。不知是米嘉捕风捉影还是格露莘卡不经意说漏了嘴，反正他还觉得，老家伙兴许认为米嘉相对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而言是更合适的对象。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指望这样成其好事，巴望格露莘卡的老相好会发善心，把她拱手让给自己——在许多读者看来，这等手段不是太卑劣、太恬不知耻了吗？作为笔者我只能这样说，格露莘卡以前的一切在米嘉看来已完全成为过去。他对她可是满怀同情之心的，而且还充满热情，一如既往地认为，只要格露莘卡说我爱你、我愿意嫁给你，在他眼里将是一个崭新的格露莘卡，当然和她一同获得新生的还有一个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一个完美无瑕、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他们会互相谅解自己的过去，开始新的日子。至于库兹马·萨姆索诺夫，那可顾不了这么多了，米嘉认为他只是一个在格露莘卡过去的岁月里扮演的一个已过去的角色，现在该结束了，一切都该结束了，因为格露莘卡自始至终根本就没爱过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况且在米嘉眼里他已称不上一个男人了，城里人都知道他现在不过是一具病痛缠身的活死人，他和格露莘卡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了，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一年多之久了吧。

老实说，米嘉也实在太天真了，是一个有着许多毛病且头脑简单、想法幼稚的人。因为事实可以证明一切，他居然会十分虔诚地相信，老家伙会在行将入土之际，去真诚地忏悔他与格露莘卡之间那段往事，相信老家伙会大发慈悲，成为他和格露莘卡的保护人和救世主。

那晚与阿辽沙在田间小道上交谈之后，米嘉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次日上午十点钟左右，他去拜访萨姆索诺夫，门卫进去通报的间隙，他仔细审视了一下这幢宅院。它看上去古老阴森，占地很大，分上下两层，还有旁边的一些附属建筑。萨姆索诺夫的两个儿子和各自的妻儿住在楼下，另外还住着他的一个年老的姐姐及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两名管事住在侧屋，一家人口还很多。老头儿一个人独占了楼的上层，这就显得子女的住房拥挤多了，可他并没有让给他们住的意思。在规定的时间和他发出呼呼的任何时候，他的女儿不得不气喘吁吁地跑上跑下地忙着。

整幢楼中有许多房间都空着，完全作为摆设，里面全部按老式商贾人家的格调布置，样式陈旧但很舒适的红木扶手椅和靠背椅沿墙壁单调地排列着。罩着布套的车料玻璃枝形吊灯孤单地吊在屋顶，窗户之间的墙上嵌有缺乏活气的镜子。这些屋子都空无一人，静得有些可怕，病蔫蔫的老头儿仅占有一小间，作为他的卧房，平时由一个裹头布的老妈子侍候着，外加一个在门外随时听使差遣的小仆人。老头子那双浮肿的双腿已难以支撑起他的身体，费尽力气也只能勉强扶着皮椅站起来，只好让老妈子架着在屋里踱几步。然而就是这样他仍然不给她好脸色，总是阴沉着脸不说话。

当仆人向他通报说有一位“大尉”要见他时，他却闭门不见。但是米嘉让那个仆人再次进去通报。老头子库兹马·库兹米奇只得详细询问仆人来者长得什么样，是不是哪个醉鬼喝多了来闹事。仆人回答说不是酒鬼，但坚持要见他。老头子却仍然不想见来人。幸好米嘉早就预料到这一点，当即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纸和笔，在纸上沙沙地写下一行字：“前来有要事相商，是与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

娜有直接关系的。”写完后让仆人再一次送了进去。

老头子看过纸条稍加考虑，就让仆人把来人带到正厅，同时叫老妈子下楼把他的小儿子立即叫上来。他的小儿子很快就上来了，身高十二寸（即俄尺二尺十二寸，约合一米九十五）的他看上去力大无穷，净光光的脸，西式的着装（老头子自己当然是穿长褂、蓄胡子）。老萨姆索诺夫叫他的儿子来倒不是怕什么，他可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事发生，也好有个应付。此时他正由小儿子搀扶着老态龙钟地走出卧室来到正厅。可以料想，他心里也是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会见米嘉的正厅非常的大，以至于有点儿阴森恐怖，压得人似乎喘不过气来，房间有上下两排窗户，仿大理石的墙壁，三挂车料玻璃大吊灯上套着灯罩。

米嘉在靠近门的一把小椅子上，他焦急不安，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当一见到老头子在距他坐的地方足足还有二十米远的对面门口，朝他走来时，米嘉当即站了起来，迈着坚定的军人步阀迎上前去。米嘉的穿着十分体面得体，长礼服的纽扣一字排开地扣下来，圆顶礼帽托在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中，三天前他在修道院长老住处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以及两个弟弟等在一起共商家事时，也是这一身打扮。看米嘉迎了上来，老萨姆索诺夫就矜持严肃地站着等他，米嘉突然觉察出，就在他走过去的这一小段时间里，老家伙已上上下下从头到脚地把他打量了个够，那张老脸肿得不成样子，本来很厚的下嘴唇现在看上去像一张饼一样耷拉着——老头子的模样使米嘉十分震惊。尽管很吃力，老头子还是很郑重地向客人点头致礼，并示意他坐在沙发旁的一张椅子上，自己则在儿子的搀扶下，费劲痛苦地轻轻落坐在米嘉对面的沙发上。看到他行动如此艰难，米嘉感到很不好意思，后悔不该来，此刻惊动这样一个显赫人物，他觉得自己太不该和微不足道了。

“尊敬的先生，不知你找我有何事？”老头子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道，不失礼貌的脸紧紧地绷着。

米嘉不禁一怔，刚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接下来他开始讲他此行的目的，声音很响，说得有点儿快，让人觉得有点神经质，手还不停地比划着，可以想见，此刻他真是在作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了。很显然，一个山穷水尽又一愁莫展的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行不通，看来是真的没法活了。这么一来，老萨姆索诺夫一下子全明白

了，但他并不动声色，神色漠然，坐着一动不动。

“尊敬的库兹马·库兹米奇先生，我与我的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矛盾，想必您一定已不止一次的听说过，本该由我继承的生母遗产却被他夺去了……这件事现已闹得满城风雨……另外，格露莘卡……请原谅，是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万分尊崇，万分敬重的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可能告诉过您……”

米嘉的一番话就这样开始了，但不久便又顿住了。这里就不全部一字一句写出他的原话了，只加以概述如下——

那还是三个月以前，米嘉特地向省城的一位律师咨询过，“我想您一定听说过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柯尔涅普洛多夫，他可是一位很有名的律师，此人十分明智，简直可以说有治国之才……他也久仰您的大名……对您大加赞赏，推崇之至……”米嘉再次顿了顿。尽管有多次的停顿，但这并没有使他打住，很快他又十分利落地跳了过去，继续着他的申诉，“这位柯尔涅普洛夫律师详细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并细致翻阅了米嘉提供的各式文件资料（谈到这个的时候米嘉闪烁其辞，且是一语带过），然后指出米嘉继承遗产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他有权继承作为他母亲财产的切尔马什尼亚村的所有权。因此他认为可以提起诉讼，以此好好教训一下他的那个不义的父亲……“毕竟还没有进死胡同，搞法律这一行的知道怎样找空子钻”。“一言以蔽之，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再弄个六千也许七千卢布还是有希望的，怎么说切尔马什尼亚最少也该值两万五，不，绝对不止两万八，三万，甚至还不止三万，可是您想一想，尊敬的库兹马·库兹米奇，那个不义之人给我的总共还不到一万七！……想当初因为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就自认倒霉了，可是到这个地方之后，我竟又被对方反告而吃了大亏。”

“尊敬的库兹马·库兹米奇先生，我不知您是否愿意接受向这个贪婪魔鬼追讨一切的权利，而您呢，只要花很少的钱，只要三千卢布……我敢以人格作保，这绝对对于你没有任何的损失，相反的是，您不但没有丝毫损失，而且还能净赚六七千……不过我想声明的一点是，这件事咱们最好今天就地解决。”

“至于请公正人办手续的事可由我负责，或者一切都听您的安排……总而言之，我是什么都不顾了，您要的文件我可以全部都给您，我可以随时与您签一切合同，手续可以尽快办，当然要是可能的话，

只要可能，我们可以今天上午就办好，我知道三千卢布对你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城里面谁敢在您面前摆阔呢？……而您只要随意的一笔就可以使我免于……总之呢，您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再生父亲了，您的正义之举能让我去完成一次值得尊崇的事业，也可以说是十分高尚的事业。你知道我一直对一位女士怀有爱慕之情，而且您对她非常熟悉，她他敞开慈父般的胸怀。如果不是想到您的仁慈的关爱，我是断然不会来找您商量的，可以说这是一场三人之间的竞争，因为命运这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库兹马·库兹米奇，现实太残酷了！应当说你早应该属局外人，所以剩下来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残杀，请原谅我的笨嘴笨舌，用词不当，但我不是什么文字专家！也就是说，要么是我死，要么是那个恶魔死。是我死还是他亡现在就看您的决断了！您掌握的可是三个人的命运和两个人的祸福啊！……请您原谅，我有点儿语无伦次，但您一定明白我可以从您可敬的目光中完全看得出，您一定已经明白。如果您还不明白的话，那我今天死定了，完了！”

“完了”二字结束了米嘉这番荒唐可笑的话，他说完后立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急切等待着对方如何答复他这个愚蠢的提议。他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后，立即就绝望地意识到希望的肥皂泡已破灭了，最要命的当然还是他那一堆可笑至极的废话了。

“真见鬼，在路上还感觉一切会顺利，怎么现在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他绝望的脑瓜里闪过这样的想法。

就在他慷慨陈词的时候，老头子始终坐着不曾动一下，神情漠然地紧盯着他。在死一般的大约一分钟的沉默后，库兹马·库兹米奇以斩钉截铁、寒人心肺的语气说道：

“请原谅，我不想做这样的交易。”

米嘉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还能做什么呢，库兹马·库兹米奇先生，”他的苍白的脸上划过一丝苦笑，“这下我算是什么都完了，您觉得呢？”

“十分抱歉……”

米嘉仍然愣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忽然看到老头子脸上换了副表情，情不自禁打了个冷战。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这种主意我们不合适做，”老头子慢条斯理地道，“又是奔法院，又是委托律师，谁受得了这些？要是您觉得合

适，倒是有一个人，我建议您去试试……”

“上帝保佑！快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您可是救了我的命了，尊敬的库兹马·库兹米奇先生。”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使他激动地啰啰嗦嗦地话都说不清。

“您要找的这个人不是本地居民，现在他也不在这儿。他是个农民，买卖木材，别人都叫他里亚加维。眼下他有意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购买您所说的切尔马什尼亚矮树林的木材，为价格问题两人已僵持一年了。凑巧他又来了，眼下住在伊林料子的神父家，那是一个名叫伊林斯科耶的小镇，距伏洛维亚驿站大约十二里地吧。他曾写信来说过这件事，也就是想征求我的意见。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也正准备去找他再谈此事。您要是幸运的话，能走在费尧多尔·巴甫维奇的前头，向他提出刚才你所说的一番建议，我想他或许会……”

“真是太妙了！”米嘉激动得欣喜若狂，打断了他的话，“这事肯定能成，这可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买的话需要一大笔钱，现在把这块儿土地的产权文件送到他手里，他一定愿意做这笔买卖，哈哈！”

米嘉出人意料地发出一阵急促而不自然的大笑，这使得老萨姆索诺夫不禁吓得头颤了一下。

“该怎样才能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呢，库兹马·库兹米奇先生，”米嘉此时心中都沸腾了。

“不过是举手之劳。”萨姆索诺夫低下头来。

“您不明白，您真的是让我获得了新生，啊，我感到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让我来到府上求助。我这就去找那位神父！”

“不值一提。”

“我要赶快过去，我太不顾及您的身体状况了。您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我是作为一名真正的俄罗斯人向您说这样的话，一名真正的俄罗斯人。”

“你言重了。”

米嘉紧紧握住老头的一只手，本想用力摇晃，然而他似乎从对方的目光中发现了某种不悦的神色，于是赶紧松开手，但立刻又感到是自己多心了。

“他肯定是感到累了……”米嘉忽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为了她，为了她，库兹马·库兹米奇！希望您能理解，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她！”他突然大叫起来，整个大厅都嗡嗡作响，然后朝老头

子鞠了个躬，猛地一转身，像刚才一样阔步朝门口走去，头也不回一下。他心里充满了狂喜。

“这件事原本已没什么指望了，不过老天待我不薄，”他暗自忖道，“这老头子如此尊贵、如此气派！既然是他给指明的这条路，毫无疑问这次定会马到成功。我得火速赶去，今天夜里就回来，一定回来，这次我是赢定了。难道老头子还骗我不成？”米嘉在回去的路上万分激动，他的脑瓜儿当然不会朝别处去想，也就是说或者这些话是金玉良言，或者是老头子在捉弄他！

不幸的是，后者是惟一正确的猜测。事后，那是在悲剧发生后很久，老萨姆索诺夫有一回曾得意地承认，他捉弄了那个“大尉”。老头子是个残酷、恶毒的人，常常以恶作剧的方式来发展他病态的不满。也许是因为大尉的得意劲儿使他反感，也许是因为这个愚蠢的家伙过于自信，认为他萨姆索诺夫一定会中他的计，相信他那天方夜谭般的“计划”，使老头子受到刺激，也许是因为这个傻小子为了格露莘卡来找他，使他醋兴大发——我也说不清到底是哪种原因促使老头子这么做了。反正，这是在那一瞬间，在米嘉站在他面前两腿发软，毫无意义地哀求自己这次全完了的那一瞬，老头子用无限愤恨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决定要耍他一耍。米嘉刚一离开，气得脸色铁青的库兹马·库兹米奇马上把儿子叫到身旁，向他们下达命令：从今以后不许这个穷小子再进来，门也不许跨进，不然……

“不然”后面的话他没有接着说下去，但是看到他的样子，连习惯了看他发怒的儿子也胆战心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老头儿还在因为生气而不住哆嗦，到了傍晚情况更为糟糕，以至于不得不去叫人找医生。

## 二 里亚加维

再来看一看米嘉，他现在正是要“快上加快”的时候，但却没有一个戈比来雇一辆马车，不，应该说，他还有两枚共四十戈比的硬币，全部的家产就在这儿了，游荡漂忽这么多年的全部！只是还有一块坏了的旧银表扔在家里。市场上有一个犹太人开了家小铺子，米嘉把表卖给了他。那个犹太人给了他六卢布。

“我还没想到能卖这么个高价呢!”米嘉兴奋极,他(他一直淹没在喜悦的海洋里)拿起六卢布飞快地往家里跑去。到家后,他又向房东借了三卢布,房东家非常喜欢他,他们很乐意把仅存的一点儿钱都给他。米嘉乘着高兴的当儿立刻向他们宣布,今天将会决定他的命运。并且几乎把刚才向萨姆索诺夫讲的“打算”全部告诉了他们(说话的方式仍然是非常仓猝的),然后又讲到了萨姆索诺夫的主意、自己对未来的希望等等。以往的日子里,他也曾向房东一家讲过自己的很多秘密,因此他们都把他看成一家人,却不是高不可攀的大树。就这样,米嘉凑足了九卢布,他让人找了辆车前往沃洛维亚驿站。如此这般,这件事就被记住而且得到证实,出事前一天的中午,不名一钱的米嘉为了搞到钱,他卖掉了一块儿表后又向房东借了三卢布,均有证人可证。

在这儿,笔者指出,我之所以如此做法,用意以后可见。

在前往沃洛维亚的路上,米嘉虽然觉得“所有问题都将得到彻底解决”并且为之喜上眉梢,但总免不了心上忐忑不安,在他走了以后,格露莘卡会怎样呢?她有没有可能就在今天做出最后的选择去见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恰恰因为这个缘故,米嘉离城前并没有通知她,反而一再嘱咐房东,无论是谁来找他,都不能说出他到哪儿去了。

“今晚必须赶回来,无论如何都要回来。”他一边在马车里颠簸着一边不断地向自己提醒,“也许只能把这个里亚加维带到这边来了……办这样的事情……”米嘉心里颇为不安地想着一厢情愿的计划,但是不幸得很,这些虚幻的想法绝对不可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实现。

第一,当他由沃洛维亚驿站出发走上乡间小道时天气已经很晚了。那条据说有十二里的小路,实际上有十八里(约摸十九里)。第二,伊林斯科耶的神父去了邻村并不在家里。在天将要黑了的时候,米嘉才由那些已筋疲力竭的马拉着在邻村找到了他。

从神父的相貌上看,他是个脾气温和而又胆小怕事的人。他当即解释说,最初那个叫里亚加维的人的确住在他家里,但现在却待在苏霍伊镇,因为他也在那里收购木材,所以今天就在那里的管林人的小屋里住一宿。米嘉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神父马上带他去找里亚加维,并宣称这件事涉及到他能否得救等等。开始时,神父感到有些为难,显然是由于神父的好奇,后来还是答应带他去苏霍伊镇。不过,神父出了个错,他提意,步行前往,因为这段路才不过一里多一点